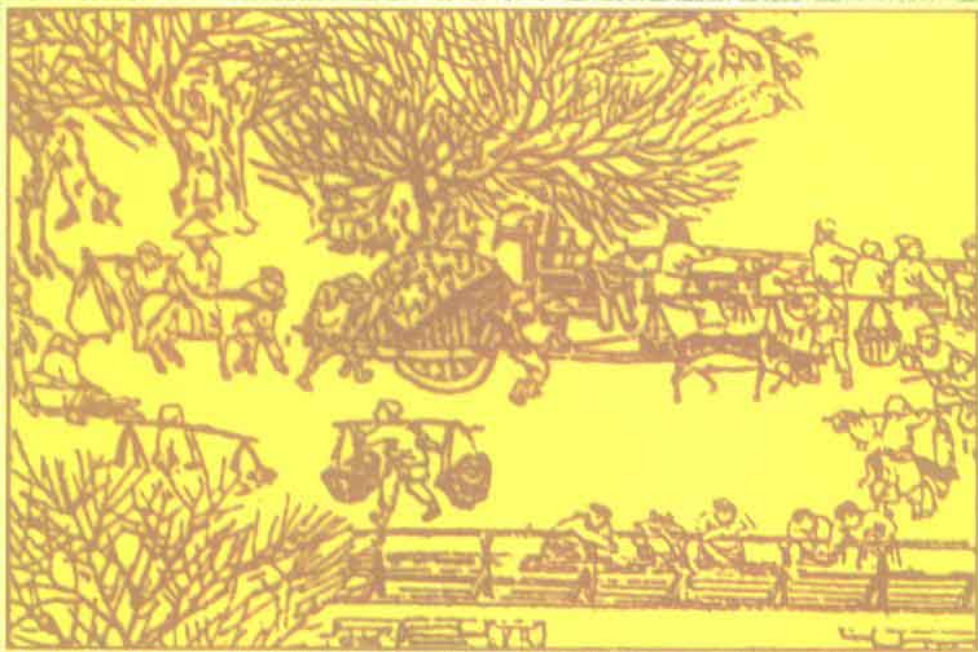


15117

東明民俗

DONG MINC MIN SU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东明文史资料第十一辑

东明民俗

山东省东明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九年二月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明民俗/李树艺编.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2

ISBN 7—5034—0980—0

I. 东… II. 李… III. 风俗习惯—山东—东明县 IV
. K892.45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2413 号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菏泽日报社印刷厂

装 订:菏泽日报社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3

字 数:326 千字

印 数:1—2000 册 插页:

版 次:199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精装 32.00 元 平装 22.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编 审:袁书堂

程宪芳

袁玲侠

撰 稿:李树艺

主 编:李智才

副主编:杨文华

前 言

东明位居中原，濒临黄河，历史悠久，由于受齐鲁文化和孔孟思想的深刻影响，民族传统文化异常丰富。《东明民俗》一书所涉及的内容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所涉及的时段，大体上从清末至解放初，所涵盖的地域为冀鲁豫周边地区。虽有“三里不同俗，五里改规矩”之说，但大同小异，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差别。

《东明民俗》一书有较强的乡土气息，语言流畅、质朴、幽默、逻辑性强，集史料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读来耐人寻味，适合于不同层次的人士阅读和存藏。具有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作用。我们愿将这颗民族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献给东明及冀鲁豫边区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文化，移风易俗，醇化民风，使精神文明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阔步前进。

《东明民俗》虽不称为志书，但有志书的作用，作者对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宗教信仰、歌舞杂艺等民俗事象的详尽记载是地方志中社会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是修志的依据和资料，在学术界和史志界有较高研究和参照价值。

当然，民俗是记录历史，以史学的严谨态度来说，不

EA97/41

能歪曲它，也不能任意评说它。“传统有落后于时代的成份，但传统不等于落后；传统有其凝滞性，但它决不等于保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形成于封建社会，但它决不等于封建”。既然是记录历史，内容上就显得玉石俱列，良莠杂陈。记录陋习不是为了让人们承传和欣赏，而是让现代人看一看我们的前辈是怎样生活的，让它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从而产生移风易俗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望读者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批判和摒弃恶风陋习，谱写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篇章。

为了突出地方特色，保持民风民俗的本来面目，在编写过程中有必要保留地方语音。但由于地方语言繁杂而不规范，有的加以注明，也有的没法注明，多用别字代替。由于地方风俗事象繁多，用文字表达出来十分复杂，因限于篇幅，就采取了删繁就简的办法，如谚语、格言、歇后语、民间文艺等，只将少量代表条目列入，没有系统地整理编入。再就是在内容的分类上采取传统方法，分章节表述，尽量使之眉目清楚，条理有序。

本书作者李树艺先生，是位农村教师，已年近七旬，退休赋闲后，将大半生耳闻目睹的民俗事象作流水帐式的记录，聊以自娱。我委发现后，认为很有意义，鼓励他写下去，李先生始发创作的念头，并倾注大量心血，五年寒暑，笔耕不辍，三易其稿乃成。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承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先生，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教授严昌洪先生，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副教授、副所长，《民俗研究》杂志

主编叶涛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商传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安先生、梁景和先生,《光明日报》社主编马宝珠先生,以及我县知识分子、民俗爱好者朱礼卿、刘青峰、王文灿、王福赞、李敬宾、王华曾、张斋、李伦等先生协助阅稿,并蒙严昌洪、叶涛、刘守安、梁景和先生惠赐序言,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各界朋友不吝赐教。

编者

一九九九年元月

《东明民俗》序

严昌洪

民间风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各个时代的传承与变异，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对民间风俗的记录整理，有助于我们了解以往时代民众的生活、风尚、信仰和价值观念，甚至对于我们研究社会变迁的历史亦不无裨益。

从先秦孔子删定《国风》篇什，汉代应劭编撰《风俗通义》，到南朝宗懔撰写《荆楚岁时记》，再到民国胡朴安编纂《中华全国风俗志》以及当代出版各地风俗志，如《海州民俗志》、《浙江风俗简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等等，记录整理民间风俗在我国已成一种学术传统，这些著述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民间风俗史料。

各地政协文史资料也继承了这一传统，除刊发大量有关政治、经济、人物等史料外，也发表过一些包括民间风俗在内的社会史料，有的地方还编辑出版过风俗史料专辑，如广东《中山文史》第41辑《水乡风情——中山风土人情杂谈》（李迺通撰）等。我在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风俗史的过程中，曾在这些文史资料中获益不浅。现在又有幸读到山东省东明县政协文史委征集到的李树艺先生撰

写的《东明民俗》，倍感亲切，好象在聆听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在娓娓讲述家乡风情，故老传说，宛若置身于50年前的东明乡村，生活在那些纯朴的乡民之间，跟他们一起在地里干着“班里活”，一起“起五更过大年”，一起在“执客”的指挥下参加婚嫁庆典，一起欢乐地唱着“颠三倒四歌”……

这简直是一部奇书，它不是学者坐在书斋中参考文献资料编撰出来的大部头著作，也不是采风人到民间走马观花后所记录的点滴花絮，而是一位曾博览群书，见多识广，又在乡村饱经沧桑，无数次为乡亲充当礼仪“执客”的老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写出来的，具体、翔实、生动、有趣，既不乏传统文化的底蕴，又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为我们认识近代东明社会，了解当时当地的民风民俗，提供了活化石般的资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

从前，各地编纂方志，以“陈风辨土”为宗旨，用一定篇幅记述当地风俗，以便“官斯土与生斯土者得以推论变迁之所由，而徐图补救”。今天，出版民间风俗书籍，亦可供人们了解国情、省情、县情，对于优秀的民族传统，提倡之，发扬之，光大之，对于腐朽的恶风陋俗，批判之，抛弃之，埋葬之，使尧天清明，禹域安堵，盛世人更美。东明县政协文史委慧眼识珠，征集到这样一部奇特的书稿，并把它付梓，从精神文明建设的角度看，可谓有益民众；从提供史料的角度看，更是惠及学界，他们做了一件大好事。作为社会风俗史的研究者，我要向本书的作者和编者表

示由衷的敬意。

当前,社会发展一日千里,民众生活日新月异,民间风俗也面临飘转豹变的形势,如果不及时把从前的民风民俗记录下来,转眼跨进 21 世纪,当上了年纪的人们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离我们而去的时候,许多传统风俗不仅会在生活中消失,而且在文化遗存中也将失去记载。后来的人们在了解过去、研究历史的时候,就会因“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梁启超语)。因此我建议各地应象中山市、东明县政协文史委那样,组织某些高龄的政协委员撰写社会史料,以便更多地保存我们的文化遗产。

1998 年 9 月 5 日
于武昌桂子山



严昌洪,1943 年生,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湖北省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以辛亥革命史与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为主要研究方向,主要著作有《西俗东渐记

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在商业革命的大潮中——中国近代商事习惯的变迁》,合著有《中国鼓文化研究》、《辛亥革命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下)》、《武汉掌故》等。

序

刘守安

《东明民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在此之前，我读过此书的打印稿。东明县政协的同志多次来函、来电和来人到北京，给我谈过此书稿的撰写、修改等情况。作者李树艺先生为撰写书稿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县政协领导同志很有眼光，一直重视地方民俗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为此书稿的撰写给予鼓励和具体的帮助，为书稿的修改组织座谈，作了大量工作，并为正式出版此书提供支持。

我的故乡在东明。我熟悉故乡的城镇村庄，熟悉那里的乡风民俗，熟悉父老乡亲口中的俗语民谣。东明虽然还不富足，但古老的黄河孕育了黄河文化，东明地区的民俗文化是那样丰厚、完整。一部《东明民俗》似乎又把我带到青少年生活过的故乡，使我感到亲切。我祝贺《东明民俗》的正式出版。

这本《东明民俗》，写的是东明作为一个县的地域范围内的民俗，但实际上并不限于东明。从地理方位上看，东明县境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历史上东明县曾隶属于河北、平原、河南，现属山东。东明民俗与鲁西南广大

地区及豫东、冀南、苏北、皖西北等地民俗均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黄河中下游地区人民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大致相同，因此虽然在具体的民俗事象方面有：“三里一风俗，十里改规矩”之说，但总的来看，《东明民俗》中所记叙之民俗不限于东明，它有更广大的地域范围。

这部《东明民俗》没有明确标示所记民俗存在的时代上限，大致是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乡村习俗。但习俗是层累地形成，按照社会学家、文化学家的说法，习俗是：“超机体的传统”，是“巨大的连续体”，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此书中所记之民俗是该地区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的民俗表现。美国人类学家怀特在其《文化科学》一书中说：“我们把文化看成是巨大的连续体，是各种文化要素——语言、工具、器皿、信仰、习俗以及态度汇聚而成的河流，从历史的深处奔流到现在。”东明及周边地区的民俗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不断地累积、演变，“从历史的深处奔流到现在”，书中所记许多具体的习俗都具有深沉的历史感，凝聚着古老的传说、历史的经验和祖先们生动的生活故事。读这种民俗书籍，我们会追溯过去，想象那没有尽头的久远历史，想到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祖先是怎样一代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劳动、创造，他们是那样艰苦、坚韧、执着而又乐观与自信。

这本书名为《东明民俗》，但书中内容远不只是记叙“民俗”这一个方面。从书的章节回目便可看出，书中包含土地、家庭、宗教信仰、教育、衣食住行、婚姻、生老病死、禁忌、民间艺术等，这实际上包括了文化学中所讲的“文

化”的基本内容。什么是“文化”？古今中外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文化论》中认为，文化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文化、社会组织四个方面。美国学者罗伯特·F·莫菲在其《文化和社会人类学》一书中则说文化是：“不同社会特征的生活方式”，是“知识、信仰和规范的总和”，而怀特则认为文化“由信仰、习俗、制度、工具、器具等组成”。由此看，《东明民俗》中所讲之“民俗”，正是文化学家、人类学家所讲之“文化”，具体的民间习俗只是这“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可以说，《东明民俗》是对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区域文化的比较全面的记录和描述，它具有更深广的文化学意义和价值。

从《东明民俗》所记录和描述的经济制度、民俗事象、文化风情可以看出，生活在这个特定文化区域的主体是农民，创造这种文化形态并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生活，受这种文化制约和影响的是农民。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土地”，这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其他关于家庭、婚姻、宗族、教育、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节庆祭祀、民间艺术等，都是与“农民”和“土地”密切相关的。书中勾画出了一幅“礼俗的传统社会”的“具体情景”：相对封闭的农村社区，农耕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家庭、家族为本位的生产生活方式。书中真实地描述了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北方乡村社会生活状态，显示了中国“安土地、尊祖宗、崇人伦、尚道德、重礼仪”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由此我

们说,这本《东明民俗》对研究旧中国农村社区的政治经济结构、个体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都是极为有益的参考资料。

这本《东明民俗》对民俗事象、社会情态写得细致、具体、生动、全面,具有可读性,不仅具有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价值,而且具有文学价值。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中曾出现“状态”小说,据说是对生活不加评论,立意要写出生活的本然“状态”,人生、社会的本来面目。其实这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东明民俗》不是文学创作,但它是对一种逐渐消失而现在依然部分存在的生活“状态”的记录与整理,所遵循的当然也是“写实”原则。阅读此书会使人感到,在这些严密而有序的民俗中充满着生活情趣、人生况味,使人感受到田园风光的闲适与轻松,“农家乐”的淳朴与温馨,也使人感受到那种生活“状态”的沉重、艰窘与压抑;一方面使人感受到中国农民的聪明、智慧、勤劳、质朴,对生活充满希望,另一方面也使人感到他们生活的封闭,在“知足常乐”的心态中流露出的安于现状、狭隘与保守;其中显示出中国农民重礼仪、讲道德的优良品质,同时也从那些繁文缛节中见出农民的盲从、迷信甚或落后愚昧的一面。这种民俗是一种传统、一种规范、一种秩序和程式,其中包含着新与旧、合理与不合理。既有过去时代的古朴淳厚,又显示出陈旧事物的斑驳与锈蚀。对民俗文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其是非优劣,我们需要的是认识与理解,认识过去那具体的“情景”、“状态”,理解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老乡亲是怎样在那种社

会秩序、经济结构、文化习俗中生活。

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里说的“合理”，是说那些现实存在的事物或曾经存在过的事物都具有或曾具有其存在的客观根据和理由，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东明民俗》中所记叙的民俗事象，无论今天我们看来是合情合理的还是今天看来不合情理甚或荒诞离奇不可思议，其产生和存在都有其必然性，都是有其客观原因和根据，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和认识。民俗、文化都是人创造的，但这种民俗、文化一经创造出来，又决定和规范着人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成为人的生存环境，如怀特在《文化科学》中所说，这是“一张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概念、工具、习俗、信仰交织而成的大网”，一种“超机体的传统”，“人们一来到世上，文化就控制了他们，规定他们这样那样的行为。”我们对祖先创造的有久远历史的，有周密性、完整性的习俗、传统，对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不是要单纯地去批判、否定、摒弃和清除，也不是要单纯地去欣赏、崇拜、美化、沿袭和效法，而是要认识和研究。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认识现在，认识祖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自己。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我们都是祖先的后代。历史是一个过程，习俗、文化也是一个过程。昨天的习俗、文化传统不是仍然无孔不入、无处不在地渗透于我们现在的生产、生活、交往、思想、情感的方方面面吗？一位西方哲学家说过，人应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问题。这表面简单的问题，其实有时我们并不清

楚。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从黄土地上走来，我们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走来，从那既定的秩序、习俗中走来，我们的生理与心理、肉体与精神、语言与行为都带有历史的印痕。每个人身上都有祖先的血脉，这是一种难能割断的血脉。近年常听到家乡的黄河断流的消息，黄河可能断流，而文化传统则难以割断。十年文革要“革”文化的“命”，大地上“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的口号响彻云天，一段时间内可以把老古董、旧年画、妇女的绣花衣成堆地烧掉，但存在于人大脑中的观念、信仰、秩序、习俗等却挥之不去，割之不断。时过境迁，现代印刷技术印出的“旧年画”更为精致，男女老少都穿上手工或电脑绣花衣服了，真古董假古董都冒了出来，古董被炒得更“热”了。

当然，搜集整理民俗资料并非是炒古董，而是文化建设的需要，科学研究的需要。近年来，我国的文化学、社会学、民俗学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取得可喜成绩，这当中，民俗资料的搜集整理似乎是一薄弱环节。生活在特定社区的人们对民俗有较多了解，但或“只缘身在此山中”，对整理搜集民俗资料缺乏自觉意识；或者只知其中某一方面，而对其他方面缺乏了解，或者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或囿于文化水平、理论素养等方面的原因，难能承担此任务。李树艺先生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教师，他善于思考、勤于动脑。他长期生活在黄河岸边的鲁西南农村，参与农村各类民俗活动，是远近闻名的善于料理“大事”的“执客”，不仅是乡村的文化人，而且是乡村的“明白

人”，“有心人”。是知书达理的“万事通”、“乡村博士”。对于农村民俗活动，他不仅耳闻目睹，而且许多方面是亲身经历、策划、亲自操作、料理，因此他所记叙之东明地区农村习俗的方方面面都很真切、具体、细致、全面，把各项民俗活动的“规矩”、过程、禁忌、原因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书中语言也通顺晓畅，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我们感谢李树艺先生和县政协的同志共同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东明民俗》这本有价值的好书。

因为我是东明人，因此比较熟悉书中所写的家乡民俗，我从童年时代起，曾在家乡那大大小小的“规矩”、习俗、氛围中生活，从小就从摇着纺车的奶奶口里学会了“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的儿歌，虽然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爬到灯台上的小老鼠为什么会下不来。我带着许多疑问，读小学、中学、大学，带着改不掉的方言乡音到外地学习、工作、生活。中国人都有一种较普遍的社会心理，那就是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是天南海北还是异国他乡，隔不断的是乡情、是故土之恋。如今东明的城镇、乡村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只要我回到那片土地，一种回“家”的感觉便很强烈，虽然我离家很久了，在外地又有家了。人到外地尚且要入乡随“俗”，回到家乡就更会“循规蹈矩”，总要按照父老乡亲的“规矩”行事，在外的南腔北调很快变成家乡语言。民俗对人有一种无形的制约，归来的游子对家乡的民俗更有一种“亲和”力。这是祖先们劳动、生活的地方。当我的母亲长眠于家乡，我不能不按照家乡的民俗安葬母亲。我想，以后我也总会按照乡亲们可